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七目錄

芝亭記

胡仔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序

倪思

吳興六衙菴記

李心傳 井研人同弟道傳寓湖州茔弁山俗稱太史灣史云奉祠居湖州乃湖字傳寫之訛耳

道命錄序

曹士冕

跋烏鎮本

胡儼

題子昂書嵇康絶交書後

錢惟善

題王逸老書

于文傳

休寧縣贍儀堂記

吳興藝文補卷六十七目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七

烏程　閔元衢康侯補遺
　　　韓昌箕仲弓較定

與陳給事京書

韓　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于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

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于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輙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

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思于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以孫策襲烏程侯詔　漢獻帝

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

又詔勑

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

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爲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

襲烏程侯謝表　孫策

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

庸怯懦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駑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

上吳主書

駱統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

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旣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

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隣大敵非造化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間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

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

問泉途賦并序　李德裕

問泉途思沈侯也沈侯傳師也余與沈侯同侍禁林俱守藩翰出入光寵垂二十年君性樂山水尤好絲竹良辰美景不廢賞心嘗歎人世險艱多言可畏固未得盡其所懷也昔尚子平稱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存亡何如耳陶靖節亦稱人生實難生如之何今作賦以問之

昔我與子同升玉堂回先帝之英眄被霄漢之輝光君聳駕于長沙余建旆于朱方且欲極山水之臨泛盡人

生之樂康謝既好于絲竹陶亦閒于壺觴雖喪服之巳貴何憂恩之未忘賓瑟獨奏于門庭王顏不畜於洞房今則逝矣前榮可傷于是託意言夢久而乃寐問冥昧于故人求神道之髣髴或曰生特在于行樂死何用于虛譽或者惟令名之不泯非苦節而安致彼終古之茫茫竟斯言之誰是又曰君有瑶席尚可陳兮君有清香尚可焚兮昔之艷姬復得見兮昔之哀歌復得聞兮誰爲朋友展戲謔兮豈有樽酒接殷勤兮余聞神之清者上爲列星德之粹者復爲賢人萬化轉續如在鎔鈞或

壽或夭或鄙或仁亦受氣於蠻貊仍託形于介鱗衘讒

人沒于泉下不得同于物化懷寃子之素風方俟命于

昊穹無乃困武叔而見弘石迫無極而値充躬有明龍

而害正有儀尚之蔽忠苟不罹於此患固無傷于道窮

封還臣僚論浙西賑濟事奏 元祐六年七月　范祖禹

臣謹按唐代宗大曆中霖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按實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為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上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六年南

方饑遣使賑恤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計其數唯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果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見主名而致于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不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

其救災惟恐人惜費又恐不及于事陸贄李絳賢相也

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

今國家建都于汴實就漕輓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

所食贍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有不思

其所從來今陛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有到番之急如

嬰兒之絕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

以延朝夕之命為之父母者恐惜力而不救乎臣竊詳

臣僚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係

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救

饑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饑困愈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為少蘇又言細民習為驕虛以少為多其弊已久臣竊謂常年小有旱澇披訴災傷僥倖之民容或有此今浙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迫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為驕虛而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竊謂朝廷以侍從之臣為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未及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監司之言又戒約監

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爲上下覩望各求苟免失奏少傷分外過有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畧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察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湖等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或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詣實申奏不得相關稱涉謬妄乞重行降黜臣伏見近日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湖泛溢蘇湖秀

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佈種廬舍漂蕩民棄田賣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〻遣抄劄廬舍人口田土數目饑荒之際此等行遣必爲煩擾一事不實即憂及罰閭境指死未必獲罪如此則賑濟却爲閑慢百姓愈無救矣又言近日別遣使者支撥斛𣃁百萬見錢度牒約二十萬不爲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稷則向去賑濟之期甚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有一失當其害非輕今所差去官與時暫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

期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在彼自當任責當且委以糶
糴不須約束免有疑惑觀望臣竊以今水潦方降秋田
殊未有望審臣僚所言今秋無難本路必更奏請朝廷
亦當接續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為多況斛㪷只令出
糶官不損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唯廣惠倉許賑濟
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放稅及五分處仍不得過所限之
數兩倍浙西鈐轄司近方奏乞不限石㪷尚未降朝旨
又奏夏田元未放稅以此觀之官司守法止有賑救不
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僚又言乞令賑濟官司措置

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
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
急未便可以救止臣伏見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
辭日英宗宣諭以州累年災傷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
至州方值春種即發常平倉貸民種糧提刑司奏劾官
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
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
藥院內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
有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

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爲害

臣伏覩浙西鈐轄轉運司前後申奏累年災傷今歲大水以至結罪保明奏乞斛㪷度牒又云父老言四十年無此水災近奏蘇州饑民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饑疫更甚於熈寧時又湖州奏貧人入城死者相繼遺棄男女官爲收養據此則災傷輕重亦可知矣今詳臣寮所言大意唯以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災傷不至如所奏故欲考察虛實懲責謬妄然臣之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

斛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今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即降此指揮約束百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乏食日遠復何所措所存者財物所失者人心況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多費故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惜物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于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以取不辦之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爲方畧存活人命寬其糾

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給散無法枉耗官
廩拯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
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遥爲處畫也若監司
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
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按劾未爲晚也今先降
此指揮徒能牽制撓亂其所爲耳伏望聖慈以遠方生
靈性命爲念無以官司賑濟過甚爲憂其臣寮所言伏
乞更不施行所有錄黃謹具封還

賜李彥穎求言詔　宋光宗

卿精忠粹德士林之冠冕嘉謨石畫今代之耆蔡膺聖父之圖任弼冲人之緝熙養浩家居心在王室軍國之務至熟悉也朕不忘卿卿其肯忘朕乎其悉條上以副眷想

賀章參政 良能 啓　　陳耆卿

渙發冊書晉陪國論基命於夙夜宥密之地又資制勝之籌明政于國家閒暇之時今倚同寅之助精神胥契體貌益隆切以陳泰階之六符名獨崇於槐府拱北極者四輔實參扈於楓宸惟道全德備足以衛石萬幾惟實大聲宏足以笙鏞群動人方冊于天亦開顏篤生魁碩之英丕輔升平之治恭惟某官爽邦哲匠間世真儒挺繁霜大雪之嚴襟懷浩蕩挹霽月光風之勝氣節崢嶸壽視冰山旋存砥柱卒以安劉之畧助成誅霍之謀

化瑟既更憲綱獨秉旌預貢屋股肱之托進陪紫樞心膂之謀寀遐瑣以科條孜孜于護風寒之處討軍實而申儆汲汲于未陰雨之時坐成道德之安强端出規模之宏遠肆疇庸於龍袞亟參秉於鈞衡稽武王之四人官不必備視漢庭之諸老多奚以為便當架明堂之柱以時不拔之基詎容卷大厦之材而鬱未施之澤時幾天與事業雲興坐恢三五六經裁衍之傳遠邁二十四考中書之懿烈嘗于此日獲拜下風甫安綿竹之居忽聆拜麻之命摩娑巧鈍附麗休明天實助其飛騰人盡

爲之鼓舞鼠肝蟲臂亦追隨坱圠之中則是何異王[illegible]
[illegible]之上

沈該左正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制

陳誠之

朕恢張庶政圖任舊人股肱惟人尤重腹心之寄左右厥辟允資輔弼之臣孰當熙載之求我得經邦之俊肆頒大號明告治朝具官沈該肅括而閎深端厚而果達學窮道奥泝六藝之淵源識洞事幾中萬微之要會頃繇從橐出馳使軺從容而定謀謨尚魏絳通和之策始終而本仁義見鄭公納諫之忠惟爲國以奉公靡徇私而附勢進退之際本末不渝川表慶於山南初非朕意

對賈生於宣室灼見乃心延登丞弼之聯參決鈞衡之務廣闢正道專任實才用能數月之間大革前日之弊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其擢冠於宰司俾丕釐於邦采文昌正位躋三等之崇階俟社稷封衍多田之眞賦以定國論益峻嚴瞻於戲伊尹仲虺之佐商邦命有九圍之式姬旦召公之輔周室德聞六服之承惟同心故議論若出於一人惟叶力故建立罔愆於百度共收來効用繼前修

該謝表有曰蕭曹同心安海內則共奮於事爲尹虺

一德享天心誓永堅於忠藎

沈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　周麟之

輔相彌綸庶務實關治忽之宜帝王體貌大臣當極始終之遇睠時懋望久服冢司俄釋秉鈞之勞趣朌上印之寵其敷予命以告在庭具官沈該早負通材浸膺劇寄謂天將降是大任嘗拂亂其所爲而古亦惟求舊人可共圖於有正屬予更化召自典藩首能副當饋思賢之心亟使居奮庸熙載之地宅我百揆迨今三年試之以股肱康庶事之能每克勤於小物責之以夙夜事一

人之道正當惜於分陰何懿績之未凝致煩言之可嘖既游披於彈疏亦類覽於遜封內循補袞之疎力丐垂車之佚平津謝病位高自以爲無功石慶告歸年老不能於典議姑遂便私之志特推鈞佚之恩錫祕殿之隆名賜眞祠之吉祿蓋循彝矩庸示眷懷於戲慮天下之安危本欲任賢而注意全大臣之進退敢忘加禮以勸忠往即里居尚歷猷告

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建東西二府以議大政　兩柄以恢遠圖宜得老

成之儒賛吾夙夜之命爰疇禮物並公朝具官孫鄰學洞古今文參造化識論通達究經術淵源之歸資禀粹和得東南温厚之氣小心一德事朕歷年儀華近之班備聲論思之益父祖迭居於法從時乃世臣聲名充滿於朝廷宣爲先覺擢自秋官之長進陪丰極之嚴

萬邲特進右丞相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纂紹皇圖宣昭聖治深惟輔弼之任當盡忠誠之謀爰簡藎臣要先心術之正俾司宰柄實贊政幾之繁肆擢自於元樞汔奮庸於百揆誕揚制綍顯告廷紳具官

葛郯博大忱恂靖恭純裕學該行備居循宣哲之規識
遠用宏勳兼經權之會粤繇實茂寖展謨明稔殫政路
之勞陞總專機之祕副予隆委逮此累晉嘉素蘊之既
攄允具瞻之攸屬茲懋經於邦典適崇建於台司宥密
而殫厥心聿覩成績彌縫而藏諸用允藉宏猷是用釋
本兵之權居次輔之任俾同寅於朝廟期納誨於夙宵
仍文階采邑之增示厚禮徽恩之備於戲觀左右惟人
之誼固在於協心思旦夕承弼之勤勿忘於勵志無輕
去就以共圖於治効庶幾休顯而克邁於前賢尚服訓

言式對褒命

葛邲觀文殿大學士依前特進判建康府制

宋宰輔編年錄

咨股肱於揆路實司庶政之權付管鑰於陪都式藉重臣之望惟時近弼久位中朝茲祈解於繁機肆出膺於隆委誕敭制綍敷告廷紳具官葛邲廸行忱恂賦資溫粹早遇光華之治浸預祕謀雅輸輔翼之勤尤嘉舊德逮遍更於二府爰顯陟於中台休休有容本務彌縫而藏用謙謙自牧乃希明哲以保身雖疊聞議者之言顧

敢替相臣之禮勉留備至懇退彌堅朕審其累奏之莫回念其在公之盡疳用頒宸指俾釋宰司書殿隆名班特高於儒學帥藩要地寄增重於居留體貌斯全眷懷惟厚於戲覲納誨之益置諸右以具宜思告猷之忠順於外而勿怠其承予命往集爾庸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制　宋李𥳑編年錄

朕登庸髦𡖊務致隆平雖甲兵之間不至廟堂敢忘遠畧而備副之友必得英俊詎靡良規爰擢貳於西樞仍作價於東禁具官章良能直方而剛大肅括而宏深代

言之文有倚馬之立成應務之材無全牛之可見獲於
上而有道施於下而必隨忠鯁所形攖逆鱗而弗忌法
守是執倔羣小而不移周旋百爲孤立一意持衡銓部
盡嘉水鏡之清執法憲臺共快鷹鸇之擊顧乃直而不
訐嚴而不苛雖微獄市之容姦亦靡弦弧之虛發眷通
材之有此豈柄任之可稽肅采僉言晉陞近輔惟一賢
是以制千里而元良所以正萬邦允資籌幄之謀更藉
儲闈之贊既已成非常之寵是宜膺不次之除仍進崇
階肅昭異渥噫觀元結中興之頌朕寧忘祖武之紹誦

文王世子之書爾其惟吾兒之輔

章艮能參知政事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圖任哲輔濟治登功西樞之幾本兵茂著五年之績中書之參大政遂隆四近之聯寔穆師言肆敭渙號具官章艮能學博而守約才大而用周内苑掌詞典誥可追於三代中司糾慝紀綱肅正於一臺簡知久簡於予衷宥密聿先於汝命聲色不動安強成道德之威議論至公建用會中和之極洎成偃武修文之效久頼協恭同寅之賢維時嚴假之崇實以弼諧之望求諸試可庶

裨萬務之機微於以進陞丕動四方之觀聽顧位之尊者責亦重而名之盛者實已孚猶吾股肱共磬九臣贊襄之美爲之羽翼益收元良輔導之規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易小傳序

沈該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何也六七八九是也七為少陽九為老陽陽盈也八為少陰六為老陰陰盈也物極則盈盈極則變理之常也故七八者陰陽之靜也九六者陰陽之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唯動則有占不動則無兆故聖人作易筮者疥必以爻變定吉凶所謂動則觀其變以玩其占也如陳厲公生敬仲筮之遇觀之否周史以謂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利

用筮于王蔡伯將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卜偃以謂天
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戰克而王饗之吉孰甚
焉如此之類左氏載之甚多皆用爻變以言吉凶嘗以
經考之聖人設卦觀象列尊卑而辯貴賤所以明不可
易之大法故有內外以明出處有承乘以辯逆順有遠
近以察安危有初上以列始終三材就列六位時成此
其大法也聖人因六爻之變繫辭焉以命之以辯吉凶
所以通不可不易之至變故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變動
不居唯變所適其道屢遷不可為典要爻也者言乎其

變也此之謂也是故爻辭之所命雖不離乎大常而變卦之微寓焉自王輔嗣而下皆未嘗以變卦釋爻辭道其大常也若夫變動不居之妙則在學者精思默識而已輒以臆說妄窺淵奥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指又以變體擬議變動之意亦庶幾萬有一焉耳夫觀變玩占易道之小者也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名之曰易小傳以别於大傳云爾若夫一卦之内義有可明爻變之外言有未盡者每卦别爲論亦庶幾變而不失其正小而不遺其大者也

沈貽遠改官制　　張綱

昔鄭當時推轂士及官屬丞史有味其言見稱後世矧予樞輔會簡廼條謂爾有材形於論篤名見便殿言合朕心宜進厥官俾乃舊服往承休命益勉所聞

沈貽遠除戶部郎官制　　張綱

以版籍考戶口之耗登以地征制財用之出入民部之職即實參之惟爾發勵材猷亟資器使故官樞府有裨密議宜升省戶益究厥能往修而官以副朕足國裕民之意

楊倓昭慶軍節度使依前提舉佑神觀制

崔敦詩

奉祠宮而均逸久忝儒職之華開將閫以展容益示恩章之異眷惟禁路時有俊臣推予褒賞之能作爾功名之會誕敷丕冊孚告大廷具官楊倓渾厚而雄深方嚴而肅括忠義由于世濟通明禀於天資才略應繁办發硎而自裕智謀周變龜獻兆以無遺歷更事任之宜積著功勞之盛邃司國用具觀運理之長旋即里居深見靖共之譽茲被張旜之遣曾無引道之艱是用申錫溫

綸優加茂典建齋壇而授節撫璵管以殿藩明廉以功
賓參圖於素劾克紹乃辟尚追繼于前規仍從仙館之
遊復啟侯封之寵階敦采邑增衍真畬於戲治匪異塗
材難具美文武維憲爰得亮邦之賢威儀則多是昭馭
貴之體克祗厥訓茲固乃猷

罷韓侂冑制

章良能

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畧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揆以羣情僉由獨斷爰誕敷於顯策庸敷告於治朝具官韓侂冑早以勳門浸登顯路久周歷於軒陛適際會于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與聞國政矜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懽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經爾則導於嗜

殺形躬有悔過之實爾乃務為飾非公肆誕謾曾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為言臨機果料敵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怨儻令尚處于廟堂何以造安于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于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其祗若茲詔優容

罷陳自强制　　章良能

朕久任一相併司五兵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羣瞻宜從策免茲奮由於獨

陛廟恭告于群工具官陳自强超自諸生濫膺大任本

謂東之有沉厚之量亟用自宜蓋期詡廣無騫直之成

便禮何補專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徒附炙

手之勢以容容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貨賂公行廉恥

俱喪鐘鳴漏盡而行且兆止冑[illegible]使覆詔任何以勝暨

權臣輕啓乎釁端與隣境頓乖于和好內郡疲于糧餉

邊城厭于干戈誰無憂時之心獨爲保位之計擬而言

擬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儻不亟從

于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股

肱之翰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聯滿盈
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寬恩益祗明

示後

程大昌

程大昌世為徽州人休寧縣治之南三十里而遥地名會里西北面有山名西山對西山而東南行其墻圍頁累可數丈者大昌之祖居也鄉名會里共聲呼之遂變為外裏也大昌年二十一歲當紹興十三年中國學弟子選至三十九歲始得科第又積年五十七歲而長吏部若官若學多在浙右徽境又無第宅可歸遂以吳興僑屋為家而處孥累焉其地在州城東花鹿橋西一二十丈地耳身雖飄泛而首丘之念常拳拳也紹熙二

年念此身老矣子孫將爲浙人遂敘世系鄉里以貽之凡爾後人未能復歸先廬則其著叙邑里雖百世以外猶當繫綴徽州也爾之世世祖先塋壠皆在會里旁側何可他識邪淳熙二年大昌用郊恩當侯而本新安以明士著者爲此故也紹熙三年五月一日寶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大昌書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朱熹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于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于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

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目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愛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辭深有望於他將也是以近世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者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世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

四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于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申朔朱熹

回劉知縣君房書　　朱熹

嘗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杼山侍郎公書未嘗不把玩歎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竊其詞意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當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君即棄諸孤蓋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賢次第收用侍郎公亦再登近班而某跧伏

窮山不得一拜牀下以修子弟之恭至今以爲恨也不意吾老得其賢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誨俯仰今昔甲子殆將一周又自歎其老而無聞也

芝亭記

孫覿

仁宗皇帝山陵議欲廣求吉地於永安四境之外時司馬溫公在諫省公奏言葬者藏也古之葬者北方北首未嘗擇地擇地卜日葢出於近世葬書淫巫瞽史不經之說士庶之家拘泥陰陽遂有累世不葬者臣嘗欲朝廷禁絕其書以弭害教亂俗之弊其後公誌夫人清河郡君張氏之葬曰君以元豐五年正月壬子瞬終以二月辛巳瞬瘞涑水先墓葢用士逾月之制也吳興陳公令舉都官嘉祐中舉制策第一名震天下王荆公當國

上疏論青苗之害得罪貶南康稅官不幸遇疾而沒既葬而地學者以爲不利遂改建今車蓋山之上墓有亭歲久蠹敗子孫拘畏不敢薙葺歲時饋祀間遇風雨無尺椽片瓦之覆則席地山下望祭而旋公之孫左朝請大夫湯求力排羣議斷然不疑乃卽故基琢石爲柱旁累塼甃以取固一亭屹然壯麗深穩十倍於舊他日展墓躬掃除布几筵設牲醴薦獻拜跪至於竣事周視松楸徘徊瞻顧猶不能去是歲五月產靈芝三本一芝出新亭甃甓之間二芝對植於塚前九莖三秀剏見一時

奇形異狀皆應圖諜父老縱觀太息以爲未曾見也夫

夫公讀古書學古道高風絕塵度越拘攣之藏固已追

配溫公於百世之下而山靈土伯復効殊祥於羣疑衆

愠之時所以表異學士大夫尊祖之意公今八十五歲

彊健精明如壯者諸郎皆著士籍墳墓之祥家庭之瑞

有蘭有芝壽福固未艾也某與公爲同年進士公之子

文璉尉晉陵出公所記芝亭示余三讀感歎遂書之卷

末紹興歲次己卯六月日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序

胡仔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閒二十載杜門却掃於苕溪之上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羣賢詩話纂爲六十卷自謂已略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苕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去之遂再採摭因而繼拾羣書舊有遺者及紀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總前後集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益欲發揮其指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能知其味

之美矣然詩道邇來幾息時所罕尚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閒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窗淨几目披手抄誠心好之遂忘其勞盡窮人事業止於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

吳興六街菴記　倪思

蓋吾湖城北隅皆佛地云諸梵宮羅列於此者臥佛飛英相接鱗次今歲嘉定元年三月六日有物浮水而來衆聚觀之乃一大士像也臥佛寺僧如賢呼衆請之重若千觔不可得盡呼其大小咸集而像愈重適有尼性虛自北門來跪而告曰得非大士別欲有剏乎信如是虛當一手舉焉果如尼祝衆乃大駭時有居士王松羅怵旁觀之歎曰佛既從尼請其於此地有緣乎願捨地一方爲尼廬之不數月而廬成因菴當城市之衝問名

於余余敬名之曰六街夫學道之人惟其心不惟其地苟能心持正覺念主不二即日往來于三市六街人人皆佛也若以垢污其本來以業障其面目即居崇山曠野之地茂林修竹之中亦應迹而非玄修外像而非真境故是大士也不於吳興諸山顯其形而必於城市不於長溪巨浸現其像而於茲地一杯水中露其金身幻體其浮也孰為浮之其不可舉也孰為不可之其舉而以尼也又孰為因緣之皆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者吾知大士固以慈悲度世若示人以學道不必深山禪

寂不必曠野而三市六街皆可入道名以六街衆議之
謂何大衆咸大歡喜作禮曰惟命乎因書之石以誌茲
菴命名之自吳興淨因居士倪思正甫撰併書時年六
十有七

道命錄序

李心傳[illegible]公

嘉定十有七年月正元日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為宋儒宗雖屢被褒崇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

人之學不傳夫道即學學即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
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
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
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岐爲二
焉自數十年不幸惟邪說詭論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
廢君子而擬爲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
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可不嘆哉子曰道之將行也
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故今叅取百四十年之間
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爲天下安

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不實爲之而非惇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任至君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

皆出于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illegible]出或入之士義利交
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爲
有焉能爲亡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于生
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庶幾乎

跋烏鎮本

曹士冕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木家塾或過良工摸拓亦有可觀後闕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板內時有直裂紋比到霅上獲一本于向氏叔堅之裔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差誤數字爲可恨耳趙宰叔愚云丙戌歲在宗庠有以法帖板質於齋僕族人者偶不記爲何人疑是此板亦未可知

過湖州紀游

范成大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十六日宿震澤十七日至湖州泊碧瀾堂十八日湖守薛季宣士龍開宴方祈雪蔬食而且張樂十九日將游北山石林薛守願同行乘輕舟十餘里登籃輿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已傾頽西廊盡拆去今唯茅舍正堂無恙亦有舊牀榻在凝塵鼠壤中堂正面卞山之高峰層巒空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

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始之初始有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于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狀怪詭皆嵌空裝綴過巧鐫劖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礧砢又過西巖小亭亦頹矣葉公好石盡力剔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于石間亦有自他所移徙至道旁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摛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有委而棄之灌

綵龍游開遊子相與徘徊嘆息之不能去或前此地雖
人大遠岑尉張睢非大官部山衆多者鄭人處又云公
沒後山鬼擒攖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
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雲川有雨玲瓏
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
尤勝石林遂遊之小玲瓏今爲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
幼方檢校于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悉中空
洞穴千數皆旁相通貫故名玲瓏與聲瀉壞磴中竅如
深谷堂前小池石如牛馬𩥇隤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

之石礨積嵌巖巧怪萬狀鋘鏤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霅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居即石林是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回至城下一鼓後矣二十日發湖州十八里宿横山横山雖小乃巍然溪上蔽遮一川若爾無此者相傳為霅川風水向背之要二十一日發横山宿德清縣二十二日泊舟左顧亭德清縣中知識數家大抵倚山瞰溪易得卜築之勝前戶部侍郎李公予至之居其輪奐其兄泰政之子

德甫者居郭外謙一丘整裝歲嘗過之今其人亡室巳虚矣開遁使沈虔公雅方考室往視之甚潔而庳堂之簷手可接也公雅數傳過庭所教常有知止易足之說意其規摹出此左顧亭者孔愉放龜處亭前兩大枯木可千年德清古物餘不知他今孔侯墓廟在焉廟居墓前與其夫人像皆盤膝坐葢是几席未廢時所作龜溪倚山而澌蒸貴溪而不數得嘉角以其谿邇行都盡販以往風物巳不逮曩年出郊三里遊城山頂歲赴太學試道病暑三宿晚對軒題詩壁間故在凡僧寺皆南向

此獨反北故夏無凉風聞自此過武康總二十五里道間有梅花村以千萬計客行有程不得住午發德清宿[illegible]二十三日過餘杭縣苕溪館

跋却掃編　　　　陸游

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illegible]紹興以後事淳熙已酉十一月十四日書于儀曹直廬

徐度字敦立吏部侍郎從睢陽寓弁山

薛常州季宣墓誌節取治湖政蹟　　　　呂祖謙

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爲變葢害公合力撼搖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蘩市者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讐殺不顧公亟屏絕死獄大

減條境内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輟土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爲朋私爲約無得輸主戶租前爲政者或縱臾之公嘆曰郡國無事而小輩頡頏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取其首惡黥竄遠方民始知有奴主之分初陳亨伯劉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嗜進者競裒斂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爲歲額州用日削而共億稍饒枝軍興前五六倍吏骫法擿抉無遺筆猶廩廩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曆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

手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于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郡罄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征掇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取殆復爲他謬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鐫譙愈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和糴貫錢請更平直徙汰軍寬州添差隸郡者上令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于有司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卻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

常州薛公行狀　　蒲文

陳傅良

公除知湖州上謂輔臣曰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苛爲能煩郡輿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陛下唯中道爾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郡踰月戶部奏言諸州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分隸下盡得自便恣用請更爲令監司給曆州縣以凡日收錢撫實係曆分隸否則劾聞令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爲當路言之其略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爲率分隸四爲糴本六爲係省錢其後廼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未病之也然亦寖尋於苛羨矣

久之乃裒羨錢校數歲之最爲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爲總制增稅三爲在州錢愈非舊比也復積有上供月椿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淬本竹木等錢科色不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彌廣郡用瀰匱由此場務罄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予民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之征掇其強半官吏自救不給民病甚矣且以湖之郡務糴本係省初爲錢二十二萬五千六百有奇自總制之起爲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日課二十九萬四　餘錢而已重以七分

增稅爲錢三十五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須凡四十萬八千錢有奇使今且但得八十萬錢以充入經總制之額其餘爲上供諸雜須錢且患若不足況不盈此耶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闕亡有約此推見他窠座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以日收錢先樁上供諸雜須之餘迺係曆分隸庶幾可行不然不敢奉詔[illegible][illegible]悉逮郡胥俾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力臺諫嘗感發相繼號爭之上迺寢前奏湖無苗米饟軍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爲糴錢二千一餘萬自添差武臣

賀袁參政說友啓　　　楊萬里

簡隆宸陛序陟政途擢神武折遐衝旣賛廟筴建太平興大政式藉弼諧綸綍𡠠傳紳綬胥慶恭惟某官直方剛大廣博精深道德所宗孰不知泰山北斗之仰文章之作益取法三代兩漢之餘早聯郎省之華旋被侯藩之寄辰猷入告方司雨露之遐夜席俄前遽躡星辰之上比禊泮維之績亟旣渙汗之恩蒞目群觴出蜀以來戚徯舟楫濟川之久甫聽尚書之履又懷會稽之章惟其持方以入圓是以難進而易退迨復青瑣之舊爲膺

黄紙之除宥府同寅曾未乾于詔墨宰廷賛化果正拜於冊書抑涵養之素深諒規謨之先定中台歷席職已總於機衡顧函正朝位佇登於魁柄某甫介行李欽聆制麻屬學承薪之憂致稽削牘之敬尚憶拜公于鄭鄉之日頗辱稱譽其蕭寺之題暨再入於修門遂屢瞻於翹寀乃至閣曹之常伯尤蒙刮目於旅人今兩賢皆升於宗工而一介陸沉於邑僨下缺

回新知通州葛寺丞啓

楊萬里

布帆無恙尚記江頭楓葉之秋尺素相思忽得隴首梅花之信蓋清風朗月必思於玄度而高山流水久隔於昌黎側聞千騎之除不越兩淮之近如欲古公論之存否胡不祇善人之屈伸恭惟某官所學深造於道原餘事通達於國體語妙天下親傳前輩之典刑膚在目中自任當世之勳業舊嘗在漢廷羣臣之右者晚乃取唐家一障而乘之神聞之于幾年塞上之馬再至未容[illegible]蘇之建即有璽書之追某臥病荒寒懷人悄跂誰其見

太白於禹穴願言問信於何如安得逢杜甫於[illegible]山空想別來之太瘦抒謝不敏摛詞未殫

與江東萬漕 元亨 書　　楊萬里

某頃在江左年丈東歸不得一見猶獲一再致書本几某謝病先歸遂與世絕姓名不入修門書問不致通貴有如平生至親至厚孰與年丈者亦復作踈其勢然耳丈以山藏海蘊之學瓊琚玉珮之詞光風霽月之望妙齡孤秀漢廷無右立石螭兼西垣天下尚竊遲之而論事剴切抵觸當權脫然冥鴻之高翔鵷以腐鼠而不顧

公論勃鬱久而後伸東漕未足爲慶然直權臣之前誤誦太史之留滯亦良快善類不平之氣矣青瑣復還不夙則莫

女紅餘志小引

常陽

余細君龍氏性夷淡令淑兼善屬文外父爲蘭陵守元度公後家多異書細君女紅中饋之暇輒細閱之擇其當意者編成四十卷時置几頭命曰女紅餘志今年屬余宦游京師細君精差其最佳者手錄之僅四十之一附以詩選內余囊中昔徐淑能文秦嘉方軌文君擅詞

相如比肩余乃自幼束于制科深有愧于古人兹當勉焉以副吾細君贈是編之微指耳武康常陽序于太平官舍

自序二首　　　龍輔

鄙觀載籍頗多僻祕女紅之暇每一沉酣推玄底妙庶有別于瞽者一日瑒君讀何遜詩不解山枝詠新識意鄙誚之笑曰彼奈何忘越人歌耶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政何所謂詠新識也因于閒日稍有所識以便覩覽要多婦女家事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則操管握牘非婦人之事明矣鄙也不才性多憂憤不有吟咏將成大病與君倡和時聊爲之以代藥石非敢言詩然有愧于古訓多矣昔楊子謂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然綜古文辭者往往不鮮聖賢不之非鄙敢借以自解

武康常氏當是郡守同之後 元衡

題子昂書嵇康絕交書後　胡儼

趙文敏公書法精妙在故元時爲第一此書筆勢翩翩

猶碧梧翠竹鸞停鳳翥見者無不愛之至於風神蕭灑真如中散慕仙浩然有煙霞之想而光彩映發又若華星之出河漢卿雲之麗層霄彷彿不可名言也尚書夏公得此卷以示余展玩終日不能去手凡觀公之書者不可求之點畫之間當如觀馬具九方皐之目可也

題王逸老書

錢惟善

王逸老宋南渡後號能書者其一時聲價猶唐之推稱張旭懷素也逸老又兼能畫不知旭素之在當日亦能畫否今不可考顧各有所長或在此或在彼弗可强擬倫也識者以余言爲何如

休寧縣瞻儀堂記

于文傳

予得謝居吳中客有儒其衣冠自徽之休寧來者曰王詵伯詢以邑學教諭管璉子瑜書爲容先踵門求見肅入就坐歷道休寧大夫唐君之賢邦之人士德之無以報稱建生祠于學徵予文以記之予復之曰生祀非古也姑撫近事證之昔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圖而存之春秋則陳於公館而瞻禮焉後乃爲堂于廳事之東取巳故侯之像列書其上采韓文公孔廟碑銘之瞻儀宋參政石湖范公記其事示不忘也今休寧諸生不忘唐

大夫之德即新學西序繪其像而奉之亦此意也堂以瞻儀名不亦可乎或疑郡守之於縣令勢分有嚴奈何是不然方今天下壯哉縣即古千男之邦而況守令者皆有承宣之責於身以瞻以儀豈有異哉且吾聞唐大夫之治休寧也始至以興學爲先務於是棟宇一新士之亨廣則有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書之于石未幾以民之困於賦役也設法均之不數月而事集復有國子助教危君素江西儒學提舉范君匯前後爲之記至于縣署之門樓歲久傾圮更鼓不明撤而新之民不

知役則又見於今翰林黄公滔所以撰之文是數公者嘗令能立言之士不妄許可而皆[illegible]以稱道其美吁唐君所以得與於諸公者亦必有道矣由是庶民得安于田里行旅歌謡於道途爲士者鼓舞於庠序固其宜也休寧之民何其幸耶漢之朱邑桐鄉一嗇夫耳民懷其德及入爲列卿天子器之嘗曰吾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巳而果然唐君宰休寧三年有成大事具舉吾知其自此升矣則休寧者其唐君之桐鄉乎可尚哉唐君名棣字子華其與人